

岭南卫生方

宋·李璆 张致远 原辑

元·释继洪 纂修

郭瑞华 马 泮 点校

校刻岭南卫生方上卷

李待制瘴疟论

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 而土薄。炎方土薄 故阳燠之气常泄 濒海地卑 故阴湿之气常盛。而二者相薄 ，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阳气常泄 故四时放花 冬无霜雪，一岁之间 暑热过半 穷腊久晴 或至摇扇。人居其间 气多上壅 肤多汗出，膝理不密，盖阳不返本而然。阴气盛，故晨夕雾昏，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三伏之内，反不甚热 盛夏连雨 即复凄寒 或可重裘。饮食、衣服、药物之类 往往生 醭 。人居其间，类多中湿，肢体重

地卑 (bēi 杯)地势低下。

② 薄:与“迫”通。

③ 旗(bú) 白色的霉。

倦，又多脚气之疾，盖阴常偏盛而然。阴阳之气，既偏而相薄，故一日之内，气候屡变，昼则多燠，夜则多寒。天晴则燠，阴雨则寒。人之一气，与天地通，天地之气既尔，则居其间者，宜其多寒热疾也。又阳燠既泄，则使人本气不坚。阳不下降，常浮而上，故病者多上腕郁闷，胸中虚烦。阴湿既盛，则使人下体多冷，阴不上腾，常沉而下，故病者多腰膝重疼，腿足寒厥。余观岭南瘴疾证候，虽或不一，大抵阴阳各不升降，上热下寒者十盖八九。况人之一身，上焦属丙丁火，中焦戊己土，下焦壬癸水。上固常热，下固常冷。而又感此阳燠阴湿不和之气，自多上热下寒之证也。病人既觉虚烦郁闷，便自以为有热。而岭外医，又多用麻黄金沸草散、青龙汤等药发表。得病之因，正以阳气不固，每寒热发，则身必大汗，又复投以发表药，则不旋踵受毙。甚者又以胸中痞闷，用转利药下之，病人下体既冷，得转利药，十无一生。是瘴疠未必遽能害人，皆医杀之也。绍兴庚戌年，苍梧瘴疠大作，王及之郎中、张鼎郎中、葛象承议三家病瘴，悉至灭门。次年余寓居于彼，复见北客与土人感瘴，不幸者不可胜数。余询其所服药，率用麻黄、柴胡、鳖甲

苍梧：古代郡名。今广西梧州一带。

及白虎汤等。其年余染瘴疾特甚，余悉用温中固下，升降阴阳正气药及灸中脘、气海、三里，治十愈十，[梯注]治十愈十，一本作“十治十愈”。不损一人。余二仆皆病，胸中痞闷烦躁，一则昏不知人；一则云“愿得凉药清利膈腕”。余辨其病，皆上热下寒，皆以生姜附子汤一剂，放冷，[梯注]放冷”，《景岳全书》作“冷温”。服之。即日皆醒，自言胸膈清凉，得凉药而然，不知实附子也。翌日又各以丹砂丸一粒，令空腹服之，遂能食粥。然后用正气、平胃等药，自而遂得平愈。既亲获效后，于知识间用生姜附子汤疗十余人，皆安，更无一失。盖附子得生姜则能发散，以热攻热，又导虚热向下焦除宿冷，又能固接元气。若胸中烦闷，且放冷服之，热服则药力之发也速，欲导热气向下，自当取其发缓也。又病人烦躁，但问其能饮水否，若反畏冷不能饮者，皆上有虚热，非真热也。皆宜服生姜附子汤。沈存中《良方》治瘴七枣汤用乌头七浸七炮者治方正与此同[梯注]同”下《景岳全书》有“亦”字。一服而愈。又医者或用术附汤而病人寒热反甚，疾亦不可愈。盖术附相济，能固热气，不能发散。惟附子一味，为最要耳。间有脉证实非

知识间：认识的人之间。

上热下寒，面色目睛赤黄，即方可随证治之，不可用附子汤。余在苍梧时，数十百人中，惟一郑防御病寒热 身体无汗 脉洪数而浮 皆柴胡汤证遂如证 服小柴胡汤而愈。然小柴胡汤之类，自非其证实可服者，不可遽进也。盖上热下寒，阳气不收者，比比而是，而当用此药者盖少也。审其证未辨，或疑其有热，亦不须服发表等药。但且取嘉禾散并服之〔梯注〕《景岳全书》作“宜服嘉禾散”无“但且取并服之”六字。若果蕴热，但冷服无害。盖嘉禾散，治下虚中满，能升降阴阳，又疗四时温疫伤寒，使无变动。虽伤暑及阳证伤寒，服之亦解。若或寒多，服之亦宜。服二三日，即寒热之证自判矣。然后随证调治之，即无不愈者。审是下冷，或因失饥伤冷所致，即灸中脘、气海三里尤妙。或别无湿冷，只灸大椎或第五椎，随年壮。二穴皆能止瘴疠寒热，屡曾获效。若寒热已止，尤每遇当发日 意思昏倦 终不清快 倦怠欲睡 或体生疮疡，当是已服附子等，及脾胃已和，下焦湿冷已去，气渐向平，即须少服常山药。常山药惟七宝铤散〔梯注〕七宝铤散，《本草纲目》、《正字通》并引此条作“七宝散”。为妙。盖常山能去皮肤毛孔中瘴气。而寒热

能 此下《景岳全书·杂证谟·瘴气》有“调中气”三字。

所感邪气 多在荣卫皮肉之间 欲除根本 非常山不可也。但常山服之必吐人[梯注]《正字通》无‘人’字。惟七宝锉散，冷服之不吐亦屡验矣。又柴胡能治邪气半在表半在里 柴胡、常山非不可服也 但须其证可服即服，不可遽服。病人阳气常浮 身多汗出 须先固本正气 然后服此等药 即瘴疠悉去矣。又小柴胡汤用黄芩，大凉病人多有不能任者。余得一柴胡散方，治寒热经验。病人上热下冷者，先正气固本，后宜服之。大抵西北地寒 土厚水深 又人食酥酪之类，病者多宜发散转利。伤寒瘟疫至有汗不得出而毙者，气常收敛故也。岭南阳气不收 又复卑湿 又人食槟榔之类 气疏而不实 四时汗出 病者岂宜更服发散等药。此理明甚。然西北之人，亦有不当发散转利者。岭南之人，亦不无发下之疾。但举其多者言之耳。

大梁李璆西美

张给事瘴疟论

岭南地偏而土薄，无寒暑正气。阳常泄，故冬多暖。阴常盛，故春多寒。阳外而阴内，阳浮而阴闭。故人得病，多内寒而外热，下寒而上热。医者不察，率用北方伤风伤寒法，或汗或下，兼求效太速，十失五六。余得李舍人《瘴论》，复于滑州，医士王子谨，较量汤剂，用之有验。凡得病或一二日，或三五日，憎寒壮热，身体疼倦，头痛项强，呕逆烦躁，胸膈不利，病之证不出于此。但只以正气散、姜附汤调理。发热烦躁闷乱，心神不宁，与冷汤。发热烦躁吃水，水入口即吐，与五苓散。引饮多汗，小便赤涩者，不得吃五苓散。汗出更利小便，必亡阳也。如此用药调理，五日以上，若发热烦躁，不渴不呕，大便或一日，或二日，依旧一次，小便赤而通利，亦依前法调理。不可与性寒凉药。若五日以上，发热烦躁，狂言引饮，思冷水不欲汤，及不大便三五日，小便赤涩，用

滑州：宋代州名。今河南滑县一带。

乐令黄芪汤解利。吃此药其热不去，与小柴胡汤解利。其小柴胡汤性极寒，不可轻用，如有十分内热证方可与。亦与正气散兼服。凡才初得病，或三五日，其病人发热，或恶寒烦躁，手足冷，鼻尖凉，身体重疼，舌上苔生，引饮烦渴，或自利，或呕吐，或汗出恶风，与姜附汤、干姜附子汤、理中汤。于中脘穴灸三五十壮，脐下气海穴灸二三百壮。岭南瘴病，才初得不可便吃瘴药，直至十余日以上，寒热或只发热，一日一次，或隔一日一发，或隔二日一发。明见发作有时。老虚之人，寒热瘴与七枣汤。病人气稍实，发寒热瘴已，与黄芪建中汤、大养脾丸、平胃散调养。凡治病，脉与证不可偏废。用药须凭脉。且若病人，外证是阳候，脉见阴脉，不可用阴药。外证见阴候，脉见阳脉，不可用阳药。若凭外证用药，十失五六；凭脉用药，病人信向，万不失一。《经心录》曰：伤寒瘴疠时疾，错疗祸如反掌。且古人云，有病不药，不失为中医者，此之谓也。

延平张致远

《指迷方》瘴症论

斐读书之余，留意医学，幸得其传，颇识方脉。就辟入南，研究此证与方书。至桂林，延一老医与议，则所说无疑于所闻。方书谓：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惟事祭鬼。自今观之，岂不信然。且得杂病者或不须药，而待其自愈。若夫梯注若夫一句，《景岳全书》作“夫瘴之为病，犹伤寒之病也”。伤寒阴阳二证，岂可坐视而不药耶。《难》曰：不服药为中医。每荏苒以致不救者有之过。桂林以南无医药。且居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不可汗，不可吐，亦不可下。其业医者，既鲜且谬，或妄发汗吐下，是谓实实虚虚，补有余损不足。不察脉证，其祸可立而待也。横天者固多端，岂独广之能杀人哉。今观方书之说，皆谓南方天气温暑，地气郁蒸，阴多闭固，阳多发泄，草木水泉，皆察恶气，人生其间，元气不固，感而为病，是为之瘴。轻者寒热往来

荏苒(rén rǎn)：时光渐渐过去。在此指耽误治疗的时机。

正类痲 症 谓之冷瘧。重者蕴热沉沉 昼夜如卧炭火中 谓之热瘧。其尤重者，一病则失音 莫知其所以然 谓之哑瘧。冷瘧必不死 热瘧久而死 哑瘧无不死者。此方书之说也。然以愚意观之，所谓哑瘧者，非伤寒失音之证乎？又岂非中风失语之证乎？治得其道 间亦可生 安得谓之无不死者耶。若夫热瘧 乃是盛夏初秋 茅生夹道 人行其间 热气蒸郁，无林木以蔽日 无水泉以解渴 伏暑至重 因而感疾。或由饮酒而不节者，或由食煎煨^②而积热者 偶成此证。其热昼夜不止 少迟一二日不治 则血凝而不可救矣。南方谓之中箭，亦谓之中草子。然挑草子法，乃以针刺头额及上下唇，仍以楮 叶擦舌，皆令出血。徐以草药 解其内热 应手而愈 安得谓之久而死耶 至于冷瘧 或寒多而热少 或寒少而热多 亦有叠日、间日之异 及其愈也 疮发于唇。验其证，即是外方之症 本非重病 每因误 [梯注]《景岳全书》“误”下有“治”字。而致祸 亦不可以必不死而忽之。

痲症 症疾之通称。

煨(bó 搏)通“爆”把食品放在油锅里煎炸。

楮(chǔ 楚)树木名 其皮可造纸。

叠日 叠与迭同 叠日即连日之义。

误：此下《景岳全书·杂证谟·瘧气》有“治”字。

且诊其脉息极微 见其元气果虚 与附子、川乌等药而愈。或误投以寒药 所谓承气入胃 阴盛乃亡。若诊其脉息洪盛 审其证候实热 宜服和解等药而徐治之 或误投以热药 所谓桂枝下咽 阳盛则毙。且诊脉而用药 万不失一。然观其形气之怯壮 察其本脉之虚实 参以病脉之盛衰 分其证候之阴阳 极工巧以审之 其庶几乎。尝观《岭南卫生方》 乃李待制、张给事所集 其间固多良法 非后学所可拟议 然其论不及脉息 则病家难于用药。今以脉而论证 以证而议药 姑进鄙见于纸尾 庶不为医者所误。到于无医之处，亦可类推而服药也。盖冷瘴专与疟疾相类，秋来则多患此，天凉及寒时少有之。却与伤寒不同，不传染，不传经，无变证。所以易医。外方之疟 用药错者尚可救 广中之疟 用药错则为重害。病后将摄则比之外方尤难。面黄须久而后复常，只是异耳。若其受病之因 方书谓 感天地、水泉、草木之毒 是固有之 亦不可泥于此说。盖身居覆载之间 日食动植之物，则凡往来岭南之人，无不病且危殆。何也？若所谓 南人生长其间 与水土之气相谙 外人之入南者必一病，但有轻重之异。若久而与之俱化则

谙(ān 安)熟悉。

可免矣。其说却甚有理。但备之以将理之法，解之以平易之药，决可保其无他。纵病亦易愈矣。且此病之作也，土人重而外人轻。盖土人淫而下元虚，又浴于谷而多感冒，且恣食生冷酒物，全不知节。外人之至此者，饮食有节，皆不病。若因酒食之贱而狼餐，必不免于病矣。其壮实者或不病，病亦易调理。怯弱者易感疾，疾则难支。王_棐始至苍梧，继宰柳城，后摄宜阳，今守南容，未尝日日有雾，间一二日亦有之。江东西已如此。每处吏卒数百人，病者只十分之一，不过数日参暇。其不起者二三人，亦不可全咎于风土，皆不摄不节，有以自致之。间自入广来。但用修养之法，晨兴盥漱后，先服平胃散，间或投以不换金正气散，洗面后啖少粥，巳时早食，申时晚食，夜间服消食等药。时一聚会，少饮不妨，不宜大醉及频数耳。但天气不常，一日之间，寒暖数变，却须脱著以时。稍稍失节亦无深害。所甚急者，宜加意焉。省食生冷，则脾胃自壮。省餐油腻，则胸膈自快。无大忿怒以伤天和，重节色欲，以固真气。如此将摄，决可保其无恙也。细思仕于广者，以俸多

柳城 宋代县名 今广西中部偏北。

宜阳 宋代县名 今河南西部。

而皆见强。商于此者，以货出而有厚息。寓于此者，以物廉无重费。况吾人利禄之念既轻，食少则不患于物贵。久在南中，知非上策，止俟满考，亟理归装。盖惴惴然，每致谨于饮食，孰若江浙之自在于湖。帅广右后，常有词寄人云：须君早出瘴烟来，江南山色青无数。故直述所闻见，以资聪明之万一云。

新安王棐书于南容

《卫生补遗》回头瘴说

旧传出岭 [梯注]《景岳全书》“岭”下有“之后”二字。有回头瘴者 大概与在广而发瘴 方入广而不伏水土者不异。盖南方阳气常泄，阴气常盛，二气相搏 四时悉有寒热之气。寒则凛冽暴风 热则炎燥郁蒸 郁蒸暴风之候 多由得雨而解 此天地之寒热也。人之一气与天地通 居其间者 宜其得寒热之疾。寒则惨凄战栗，热则怫郁烦躁，战栗后多由得汗而解，此广瘴之寒热也。今所谓回头瘴，及方入广而不伏水土者，亦不过阴阳相搏作此寒热。而又甚焉。盖此中天气 夏多阴雨 昼虽熙然 夜则冷甚。居其间者 或至重裘。冬则风多转南 令人气昏 竟无霜雪，暄燠可知。居其间者或至摇扇。秋乃热 春乃寒 所以与外方天气大不侔 也。今回头 [梯注]《景岳全书》“回头”下有“瘴”字。者 乃先染广中之气 复感外

岭 此下《景岳全书·杂证谟·瘴气》有“之后复”三字。

侔(móu 谋)相等。

回头 此下《景岳全书·杂证谟·瘴气》有“瘴”字义胜。

方之气，冷热相忤，寒暄不调，遂作阴阳相搏之疾。天地之气候深浅，亦自不同。有自深广而来桂林者，有自桂林而入深广者，亦多受瘴疾，正由冷热不调而得之。以秋言之，深广天气固常郁热，才至桂林便觉凄凉。往来其间者，所以难调摄也，须度时之寒温，量元气之厚薄，审燥湿之宜，资药石之助。乃若回头瘴并不服水土者，服药当以四时天气斟酌之。但如出岭于孟冬者，时则广尚多暄而少寒，或转北风间有暴冷。愚谓 届途之际 宜服和解散、神术散之类 和脾胃 逐风邪。及至乎外方 则天寒地冻 露结水凝。愚谓 将及境之际 可早服正气散、养胃汤之类 绝旧瘴，御新寒。然此四药特筌蹄 耳。其实在保躬调摄，酌序消洋为先，切不可得出烟岚自生欣快。向之朝夕兢业惴惴然者，一旦跌宕放恣 此病之所由炽也。今北人，寓居广之地者，来往广之途者，均有阴阳相搏之患。居者十病二三，途者十病八九。盖居者安静，而途者劳伤。此正《活人·三昧·论瘴疟》云：若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邪不能为害者是也。然道路崎岖，人烟疏阔，水浆不洁，酒炙多腥，饮食起

筌(quán全 蹄 筌为捕鱼之器 蹄为捕兔之器 筌蹄合称，比喻达到目的的手段。

居，率不免乖度，况复有阴阳相搏之证。[梯注]《景岳全书》“证”字作“气乎”二字，故下“曰瘴气惟染劳疫伤饥之人者此也”十四字。故所谓回头瘴者，不可谓之无也。敢以一得之愚，质之同志，或可以管见而参订之是，亦卫生之一助云。

宝祐乙卯 澹寮继洪书于柳边仙弈岩

《指要方》续论

近世《瘴症指要方》反诮李待制不合专主生姜附子汤，多见其不知量也。盖《指要方》但学伤寒科者为之，故其言病因数条，可论外方疟子，而以广瘴则未必皆然。广瘴者，李云：阳气常泄，阴气常盛，二者相搏而为患，斯得之矣。二气相搏，则寒暄不常，寒暄不常，即寒热之证也。人在气中，如鱼在水，气候乖戾，病何逃焉。《卫生方》云：凡瘴病一二日，其证不出于憎寒壮热、身倦头痛、呕逆烦躁、胸膈不利。今验之，何尝不然。非身履目击，能知其详尽如此耶。又曰：病者上膈郁闷、胸膈烦躁，便自以为有热。殊不知炎方受病者，阳气不降而然。阳气不降，故腰膝重疼、腿足寒厥，此时虽身热而阴证已具在下也。或者用发汗转利药，则不旋踵受毙，十无一生。明此则《指要》所引青龙、麻黄、柴胡、承气汤，岂不但是治伤寒法耶？若用之治瘴症，岂不误人？愚以所试而会诸方书所言治瘴之法，只当温中镇下，正气和解。其间热多者，最为难治。能使邪热渐退，正气